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壻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从日以成唐五季間為明州刺史姑居鄞之隱季後徙於剡所居号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旧物无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宝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

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止矣歲在丁卯是為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止矣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為雪竇山者前正稱監蓋專為監字也印文漫滅僅以十二疑是盜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為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史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

宣失為孫仲謀耶故用其止翔又言董昌之誅  
明州君與有力故有佐忠仕為功臣之号因併  
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跋所見无偽帖然鮮有  
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胸久矣嗚呼前  
輩夙範歎仰何傑與門人書止以講字進道為  
問官祿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无也出  
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  
固為高矣蓋有為而弁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

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間詢  
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為速也李宗易未知何  
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它人比也以  
憂世体國之功又為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  
耗矣六十四歲至濟明年六月得讎又明年當  
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  
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  
榻隳素守春秋循且倚閣於公何有哉公發明  
經學於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已  
意為準也直講五世孫篋示此二軸跋題其後

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  
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  
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許旧筠俱挹世科非  
垂裕之效邪

跋巢經唱和帖句薊林 壽岡楊原心 巢經蕭與

薊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  
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通與  
壽岡相似今其家在合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  
不辨也

跋傳欽父所藏職貢圖

何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地在河  
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  
馬腦鍾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  
使獻暗瑠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迦羅訶黎邪  
使上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干闥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

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吳藩國本仇他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  
為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  
夷宋陀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  
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  
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田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

元年遣使朝貢

樓國武帝進其王武為征東左將軍

因古柯國呵驢檀國胡密丹國並滑國之

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隨滑國使來獻

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

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朱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曰南郡象林縣天監

九年其五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日日行天監十年遣使

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羗種天監四年其三果弥傳來

獻甘草當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万四千里

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父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

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果元帝蕭繹

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羗凡三十餘國今

此卷總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試考之其一

曰魯國使危眠以為首虜而此曰魯堂有誤耶

編闡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无魯

國典而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于前皆

曾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

閩孺、高麗、于阗、利新羅、盤、丹、九國豈圖

之所遺邪亦不見所謂羗者按海南諸國晉代

道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

正朔修職貢航海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

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  
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宴海於是艱譯相  
係无絕歲時以均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  
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  
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万  
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貢職圖一卷此凡是  
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  
不在煨烬中蓋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  
過於絹素亦不應尚尔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  
帖即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

此蓋其日謙之詞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  
亦龍眠之筆久帖云狀其形而識其上俗今不  
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况龍眠好臨古名畫  
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  
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本  
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於前  
人遺迹靡所不印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  
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既在  
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由殿圖  
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



然近世二於臨畫者偽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姑整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過欽父寶之安知它日不獲其餘也

欽父之通鑑宋元嘉之十七年將北伐語云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疑丙與芮相類恣傳寫之誤然南史亦无芮之名姑

俟詳攷

梁書兩大諸戎傳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号芮其一部也

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書舍人裴孝厚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却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實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号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恐是蠕北史蠕傳甚詳者之不見而南史蠕傳與梁書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果蠕也蠕貢獻

已見前跋在武帝說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弊戶俞惠叔以此圖為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復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予則知旧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澹巖四山万木遂車闌咽導

騎交馳疑非凡木龍眠思出新意或約旧圖而為之洛陽三壽鄉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本辰川為對

題柳公權所跋路神賦

洛神賦卒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於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今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章草体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未能盡識款為

行書于後因參以此本止家以次米暇出與以  
歸之它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  
未暇盧甥祖臯申之攜此圖見示雖正臨摹而  
古意具在遂為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金滕讀者遂謂公作金滕之圖殊不知序出者  
蓋言金滕之篇為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  
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  
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

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  
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  
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  
一辭者要當先正金滕二字所謂金滕之圖者  
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於郟分第昨土授  
之以龜占書至嚴于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  
武王克商才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  
為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  
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季文  
王卜王龜而皆吉所謂啟籥見出者正啟先世

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為鴟鵂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誦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謬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及弁以啓金縢之出不知何為而啓此書也以為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為而啓此以為知之則亦不必啟此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為變故啓占書以下天意及導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言曰

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日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及風而歲大日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水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莽之誘誰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為周公所作而况於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无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為多又精采殊勝聞天台有真蹟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

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尽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二御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為借法戶造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懷素自叙嘉定九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為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滿刑部詩卷致堯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懷慨許國始為尉曹丞相口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側之虜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永御皆俊偉人也公既得虜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為公諱致堯其好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迺今其子紹樓出也攜以求跋為道梗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

於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紹龍藏之  
以為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季為文章固足以為國之先事一病事  
變隳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  
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先以見君子宗社  
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  
是知前輩死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勇安得此

錫也

跋黃子耕定武脩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  
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逮姓單名丙父右選  
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於近世莫盛於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  
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  
為梅雪集絕句至六百餘篇雖曰以詩為戲非

博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  
取卸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  
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  
衫濕何以為對應声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  
悅現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閨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  
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侯  
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告老之餘  
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

曰此真博舍子安得專余答曰退燕坐酌酒賦  
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万壑同響則余  
實專之矣右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  
而况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於崖下

###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襄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蕡王自樞  
蜜傅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教童飄然意行一日  
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蕡王徑造其席  
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  
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閱二紙勿

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蘇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欵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鮮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校川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寒比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公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

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槩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凡愈出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擅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



入代書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  
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  
有片石，上几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可以笑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俞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燬而四方得  
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午億計知俞  
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子耕許風度天似伯  
氏所謂一不為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馱揮頭  
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世卒以謫死

知俞雖以躋席優游於老殆伏波家之少游邪  
跋蔣元宗所藏松憲詩帖

公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公為二東  
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  
鄉旧有五老會宗正少鄉王公圻朝議蔣公璿  
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鄉汪公思  
溫外祖也皆太季田人官游略相上下歸老于  
鄉其年七十餘最為盛子禮部侍郎高公閔起  
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與王薛二  
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

議為八老會朝義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  
至顧蔣任公參政伯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  
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  
也蔣念國中素有集春室海棠尤多即大參所  
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在相當軸与  
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間蔣公曾孫亢宗裝池詩  
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季好  
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  
寓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為寮  
俱未省麻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几先君易  
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歲郡守  
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  
恤靜而能辨識者以為曲尽先君尋以軍器監  
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公遷檢詳已而歸  
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紙銜位某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笙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  
又以土書為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表  
淚橫臬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立息郡事書尺

盡付一輩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  
又以見前良相子物薄而情厚也

跋陳君楚薊圖彥直

小子何莫季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具載  
香草多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  
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  
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  
不同者人言木蘭即木筆雖別有辛夷之名未  
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滿地金  
之句歐公謂菊元落英半山之歐九不曾讀離

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无辨之者余嘗  
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  
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以致此意木蘭  
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  
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採於水中芙蓉  
在水而欲寒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蘭有感  
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无人而不芳然  
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定以當此正如踈影  
暗香凡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无实  
若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從事於斯而

後世以為顏子不疑亦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  
山澤門牽挽生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薊卷軸  
雖未及見陳君已竟鄙吝意消又知為同年雍  
父之季也縱筆及此俟床邊我相与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伐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  
救得道曰此時佛云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  
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  
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  
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繼世奉佛崇飾塔廟不

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予王實為之陰功  
至善于今慶裔縣遠為本朝勲閣之冠姚江  
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至僧妙洵欲持謁丞  
相于丹血仍攜忠懿王制出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曰答李希岳啓

少嘗同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  
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詳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  
精神之發也李閻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  
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閑李希岳惠以  
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

愈進余退視旧作自賚只在故處為書卷尾以誌吾之愧尚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大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致及起之廢凡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因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煩言而具此事遂已尔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尽矣可勝歎哉大卿公姑之夫也從其孫頭之

見忠定旧書讀之使人流涕尚室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旧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太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某且求跋公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凡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賢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公謹考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

聖烈也 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 裕  
陵之盛際也後一詩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  
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  
十榜登科又云子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之  
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  
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  
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律

人表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為伯父行使閩陝  
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衿鳳翔長

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无間言而陰能  
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  
於无心則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當  
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閩中傑黜周公推誠待  
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綜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  
游石綜詩序曰鑿製鑿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  
云爰有石綜者即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  
題則中宗也相王旦則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

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融薛曜徐彥伯  
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七言侍  
游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忠薛曜奉勅出其一日宴石淙  
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也曜乃搜之兄字  
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  
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  
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全要久視元年  
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東駕在三陽宮不時  
還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崿坂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各  
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  
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  
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澗也或  
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考之殆不然太平寰  
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石淙在  
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與碑多用之亦有字畫  
不同者又知匪之為月璧之為聖圖之為國金  
之為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蚕為璽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曆古  
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公州縣又記松  
栢若干株石羊石虎石門等若干又如金蚕  
若干蚕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  
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爨膏袖置蠟炬亦  
可收灯炮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八魯卿  
少仕子免有手板裁香楷之句此簡真關里物  
又傳於唐相信可實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益  
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

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公方間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  
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  
元縣更求跋語并叙家世岐王之子安康即王  
士說嘗使虜營隨二聖北狩不勝忠憤罵虜  
而自沈于黃河虜服其義葬之河干是生銀青  
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吾鄉又  
與公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  
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



遠汝遇汝造俱踵世科十餘年閭皆改京秩其  
與未艾信岐二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  
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止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勅莊周主言理歸於冲寞郭象為注  
義造於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於晉而清設名  
理莫不以象為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  
本也矣莊子固為知本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  
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  
喪其耦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

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常見隱几者而  
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者乎自茲以  
後無能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  
于先儒之表得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專以末篇  
天下為言蓋其首論六經之道既而曰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体百家往  
而不及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於後以老為  
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  
不敢上與六經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  
老而後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為家顧安知此乎

余雖服膺二公之言竊以為前此未有發此祕  
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  
識西蜀張君于朝行聞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  
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  
始敏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  
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  
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為荒唐  
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為  
盡得其說而与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  
容以求發明之益修然去國留 不可致得二

言以為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  
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无几微見  
於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万里相望余將  
再掛衣冠歸老田里无復再見之日居其勉旃  
進 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與祖唐漢人也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題跋

四明樓

鎬大防

跋史太師卷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固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  
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  
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遇  
郡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五上元姿咸御吾  
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初極稱之  
以是知大叅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二難

是矣紫微先之舉其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表  
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几亦下世矣紫微  
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  
其警聰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惠文公魁多士登館殿待經惟帥全蜀知  
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  
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寬樞府  
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  
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

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  
翰林李士李公懃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倭終  
遂宰薛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公時以西  
掖直李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  
由公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公宗  
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休壽皇圖任之意  
擢貳執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得居宰路控避  
莫回殊弗春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閭作得一資佐度越拘  
事萬幾實繁共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

平上一言敢不共載况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  
不以屢書併草兩麻丞相例有云 壽皇咨其  
切直屢敷心腹之言 太上察其篤誠經委股  
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于有與厥功尤  
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勤致  
反汗而中止既奉與望殊弗眷懷又云矧今政  
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資佐以贊繁  
機越彼拘繫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  
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益具載上語也比歲不  
知者以某為褒梅太過謹不敢辨雲漢之章至

今寶藏然則逆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  
之長子大庠寺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  
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為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  
賤所寄十小詩知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  
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如輕紗一幅巾短簞六  
尺床無客目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  
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  
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

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  
門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  
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  
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  
彈又曰近來浙善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  
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  
詩云言者不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  
老君足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契所見趨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先敢譽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  
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後稱帝者師

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為高勝  
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日錄寄  
吳門使召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仰  
瑾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  
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為屠龙之佐故愛之  
者寡黃巖戴君棟字敏牙獨能以詩自適終窮  
而不悔号東臯安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  
任襁褓中語其友曰吾之病也笑而子甚幼詩

遜元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如此  
予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  
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  
隱徐潤子皆卅立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  
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  
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忌無以答  
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王  
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困窮則詩愈高矣  
余之言顧何足為軒輊邪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愬實勅書

唐末勅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於書倉猝中  
猶爾可觀文安王居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  
得之古墓中疑即愬實之墓又言循閱唐史及  
編年通載不著愬實姓氏蓋偏裨也余觀勅書  
委諭詳密必非施於偏裨者紹平守張唐英次  
功自號黃松不著外史栲枕十卷載前後蜀事  
王建永平回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愬實  
為黔南節度薛為推官愬字性集韻與喜同它  
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亦證正引栲

杞之說且曰此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情  
兩名實也書後正書十五日尚不書曰王君遠  
以為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起於巴蜀久有雖元  
惡未就誅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言之  
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  
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吳元次年改元中和  
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涼師巢遁  
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欺時也四年夏  
巢既誅己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  
蜀凡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曠

為昭宗之勅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  
幸鳳翔其在鳳翔詔云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  
是為僖宗中和之勅無疑豈中和間僖實已為  
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  
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它書未必先之顧淺  
陋老懶未能詳考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君偶  
未考搆杞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 東坡嘯軒詩

勿晉卦之九四晉如鼯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  
貪而畏人之畏然詩之碩鼠從頁石声大也故



曰若大鼠也。鼠之鼠鼠從鼠石声。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枝鼠也。引本草蝼蛄一名鼠鼠始深疑之。考許叔重說文解字注云五枝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不能度谷能沈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蝼蛄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枝而窮揚涼所經乃出於叔重唐本又曰六枝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一作度曰余嘗試其五枝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声若長哦者俗謂蚯

蚓唱歌余既得六投之說嘗於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蝼蛄也。坡翁詞翰不侍贊嘆蝼蛄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為蝼蛄而狗俗邪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声亦誤矣

付官如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評或云梅聖俞作有二義獻墨跡十一卷永王作軸排疏最奇小伯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

右有蹟邪

淳化本脩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篆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字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裴者用大董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郎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道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益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八卦各

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  
為先天後天之別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  
之序合於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  
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  
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  
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鷄坎為豕離為雉艮  
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稱父坤稱  
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

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  
為山兌為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  
詳考爾先天千載絕幸麻衣得之傳於希夷索  
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  
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  
禾叔梅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又疑  
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阜陵大喜其書  
留為太府丞同官為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扣  
其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  
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為多然猶

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无窮康節之學雖不  
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生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一倍  
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  
加損毫末於此不如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  
明之德嶺万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正其謬  
聞書之以俟知者

温公奏藁

平帝軍國重事止預人事中二条見申國春秋  
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知重  
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  
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  
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  
陽公所為賦乎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  
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諸侯等棄  
之為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師  
長沙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鄴  
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

閣二詩不免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益平  
時群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  
能挽之還朝豈非舍卯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集百歐陽其何敢望它韓公今觀此  
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  
心輔政以致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邪  
跋黃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忘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  
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迈所臨乙  
酉家乘典刑具存為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鳴  
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  
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  
方儵然自適觀所言日用事豈復存遷謫之歎  
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  
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  
之晦相去未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  
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

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  
范寥信中訪元生於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二鄉魯公以吏部郎出  
守嘗侍坐論訓話詩韻數孺公皆以為然余因  
曰此皆孝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  
博孝之審問之謹思之明必之力行之五者不  
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孝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  
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孝  
有自來笑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先生書此

以告孝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  
孝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况以力行  
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召省劄

肅與陳前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  
可為恢復許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憤此  
机力既不可以為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  
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季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上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

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羣僚承一時風  
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  
移吉陽蓋秦氏必款教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  
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  
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隆  
興改元公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為叅詳  
官公策卷謚犯秦陵旧諱知舉內相洪公方  
欲為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  
於是始得拜先生下凡長身霜鬣神采照映恭  
謙罄折音吐供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

衣冠甚偉如見一人時以短牋投謝坐主或報  
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宥以公多用諱事遂引  
譽夏滕文等數十條為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  
載於先生集中今見李省八詩蓋攝祭澶時也  
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報之愈出而  
愈奇最後樊武論以其古科魁選再登進士第  
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  
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  
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隧碑言先生  
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

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頃既登門人辱詳從其長于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同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為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誡仲方二子躍灯童子科某年七十甫四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識四世相以知澹菴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與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

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屐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閱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仍屢見和韻有自唐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成專因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與老不廢書用李氏之体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與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裴作



其殆最優乎其子給漢錢板以傳為書其後且  
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大行於世余凡所篤好  
惜其說糾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能也  
著作莊子禮說得善本信後再為詳校而寄之  
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  
十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  
未免差謬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蓋石刻最  
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折隱奧上下千古皆

前賢所未嘗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壽紫微董  
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  
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  
盡見文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其  
見制作款識之日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  
須熟諳彊記遇事加之精審此免踈略又謂歐  
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无毫髮之恨及細讀  
之高有疑焉如宋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  
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  
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邈易惡

系能辯其字殊无三代休與其辭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編而小之既全取族州邕  
三字入移明為易惠系皆取其半額乃碧落碑  
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疑以  
為楊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碣石事異苑  
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  
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  
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楊然選詩所  
謂璇題訥行月者乃謂以三飾掾題如孟子之  
言掾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頃乏勿也

雲林引顏氏家訓六世中書翰多種勿以又引  
杜牧之詩浮生長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時  
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  
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肅帖云肅似行於文從  
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肅从艸  
在艸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  
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  
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  
隱之為隱最之為最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

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取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无逸之書切然歎君子知稼穡之艰难至七月之陳王業期人首言授衣与夫无衣无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書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姓

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太后親蚕遂為万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為樞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置它務下務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僭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蚕婦之作苦寃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侵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蚕以至為帛凡二十四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八句農桑之務曲尽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趨之未几

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  
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  
宮書姓石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船  
使漕湖北湖南維東攝長沙師僅揚麾前十有  
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  
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  
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世深考慮其久而湮沒  
欲以詩刊諸石公為之書丹墀以傳永久云嗚  
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万  
乘主乎 參朝仁厚抚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

幽隱比圖此詩誠為有補於世夫雷沓塗足農  
之者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蚕殫織絳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尺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  
人必死兵輦力役以奪其時况河吏暴昏以肆  
其毒人事既尽向天時不可必旱潦蝗蝻既有  
以害吾之農夫桑遭南而菜不可食蚕有變而  
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若上之人尤不可以  
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  
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  
之絕境也大父為登封宰家間旧有嵩山圖冊  
青故暗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  
二十四峯詩於左右其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  
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序數  
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寧三年公  
叨居政地鄉人張敬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碑至推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  
有序文及詩知其為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  
拱璧真我家旧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

書之移于桑石於是某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  
作注字使弟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  
父生於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出元符  
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  
後山先生陳無己為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  
元年則辛巳歲也墨潛書潛即參寥子以二者  
考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  
多有倡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願無  
傳焉三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宝  
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

為紹興七年丁巳而山姑生既不獲逮事而登  
封旧治尚淪於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己大  
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  
碑者可以想見大槩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  
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  
碑銘中後諸父象贈至少師山始追贈太師齊  
國公云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題跋

四明樓

鑰大防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  
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糾謬至多恨无  
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  
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極等名與其書不相聞  
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  
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

元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築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一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

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素所集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其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玄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適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者及廷尉張陽就其家問之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在陽

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  
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詞  
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  
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  
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眾獨仲舒似純儒稱  
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礼不行對策為古今第  
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  
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  
子之心也蓋露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

於斯况其它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  
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  
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它本  
皆无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  
玉杯竹抄二篇之名求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  
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  
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篇

李公垂詩編目号追昔游宋宣獻公手書之可  
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之尤宮寺見李公



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於寺補  
百餘言宣猷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砥礪列  
於蟠瓊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猷父名臯不  
惟於本字致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  
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  
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  
之偉如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  
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掇禍  
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允競誰生厉階至今為  
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人好競者為之也

牛李二黨更相李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  
戒哉

跋周氏棣華端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皆不如友生之義高矣  
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  
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我詩人  
之旨也儻爾邊豆飲湮之飫特一時之遍耳使  
兄弟既具而無它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  
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瑟  
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問則其樂至於且

湛猶湛湮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  
以宜尔家室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  
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豈其然乎而後篇終兄  
弟之道无餘蘊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  
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  
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愧不幸兄亡矣願  
終惠之兄弟无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  
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為之感歎不足併書  
古詩之義以道之因以勉其後人毋墮此意以  
保其家周氏其有異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  
次于景仁侔永嘉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趙閣崇  
之至今廡宇有戲綵堂猶以為盛事萱堂林先  
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游頃歲客投之初登堂  
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孫晉  
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  
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為寮友  
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无能究其既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於毗陵史君薛士降。向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机及馬隆贊于余。於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倩叔晚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渠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褒前後褒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陳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申子以不井田為苟道，且

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異乎？蓋以陳知井田之制也。毗陵嘗問余：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農，比閭族黨於為伍，為什，即其制也。毗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文十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為用人，習熟公卿，皆可為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墮，知兵者僅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益办者，此也。項羽敗亡

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畧無後繼晉問既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柅能而平涼州矣人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於八陳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監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

吾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劉資收游縣李留題

資政請又劉公以大魁奪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於宗乾道五年起之闕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感

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鏡古記有之  
尖石圓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  
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為奇  
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生晚不及拜公親  
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之嘗自以好論時事不  
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畧中原日為恢復之計調  
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於上曰  
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  
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  
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

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  
對曰聖主所為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  
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  
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庀  
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  
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於國者多矣去年十  
六時待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孝于郡庠者二季  
頗聞卿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為士困窮力孝  
以致晚仕不知其他也公曰明但出表弟之子  
之彊力孝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

校文傳臺後事來見曰縣李大成殿建於至和  
二年頽圯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公  
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給錢數千可以興  
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陶劉公布衣時  
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謹堂壁間以勉後李而  
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公取而讀焉  
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際  
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  
為可恃肯哉斯言然則金石之誡豈足為公道  
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

之者寡此某所以不能自己于言亦不嫌於太  
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  
聲後為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為守為俸公之  
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迹藪

慶曆詔郡國立李而置教官者才數處多延致  
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為之師我高祖正議先  
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  
下是時赴鄉舉者才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黜  
棧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鞅羅公通曰

二三子學業既取不應有姑里人薦名於是舒  
誠于御表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  
選實為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表以易更  
三聖賦名於時而表之著述傳於世者有韻類  
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為  
郡守相得歡甚有还新啟事坡書龍泉何氏留  
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芳椒一  
為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坡之詞最為膾  
炙正為公而作則其實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鞞事

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  
之前輩之不倦於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  
之高第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  
為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公隨侍括蒼於郡齋  
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模遺其家此外罕見公  
之遺文身少季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為古今  
類書第一登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  
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  
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日天下必有賦題故以  
題選為名况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无遺

蜀有書林號為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於此書  
之間其實反成糗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  
五世孫撫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為  
銘謂公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襄  
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異有孫宇質甫  
好古篤孝教子有聞于時薦名鄉書變以吏部  
知九江撫以特科為丞變之子藺甫一孫字叔  
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  
科其與殆末艾也羅公亦為杭之二車與坡同  
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机

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无歎向異同之論是故  
名動四海號稱二蘇亦為坡所深知意與公適  
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游忠甫居  
城南相見如平生微季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  
始末而是正之畧无隱情嘗曰性直言蠢執交  
或不能堪不意于之從我如流也公曰朋友道  
喪已久劬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  
日又自言旧與其友謝君點講習謂易與春秋



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  
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為難  
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二卿曾公逮時以吏  
部其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寶為善本嘗問  
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則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困忌則引  
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无也其持論不回  
類此後卽立年叨冒假守則公已卞又二十五  
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布書丹感念疇昔  
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  
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人知有林夫之  
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  
旧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監酒  
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  
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李士彥猷二帖  
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為令嘗為之  
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  
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中寶

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  
朗求遺跡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臥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畫眠 阮孚蠟履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放樂暢達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為竹銘  
李白孔叅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  
阮孚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

之尤為可寶余於此見淵明人在銘中見唐人  
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西陶則狀其遠韻李  
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  
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矣曷初坐客為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  
各不同故滄浪錄田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  
士驅犀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  
勇者為右此畫御若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紫世為儒。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公少南為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實之。首選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煥力孝。未効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於果丞相。

非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挽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弟四子孝隆棟實為其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異與一劉直言時方倭訛成風。人已想望風來。暨曠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宣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

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  
何丞相文鎮方為內相徃別之何公曰如公等  
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踰冠對曰偶叨名  
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  
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指何知亦歎  
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為高風色  
側謏臣日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  
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  
為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旧  
圃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

向薌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為山谷印可晚歸  
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  
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自次山高水遠筆端  
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閔全季成皆世名筆多  
泰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  
此卷尤為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贗本去  
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密多得名賢而晉鄉風流尤勝頃

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  
海詞所謂憶昔西地會鴛鴦同飛蓋者又有詩  
云夢入平陽旧池館隔花槐口吐清寒皆為此  
也嘗盡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吳廢  
事盡入漁樵用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  
著身富貴不以平陽他館為戀而樂荒田之野  
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群飛皆有生意  
曾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伯父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爽

求去未得尤有感於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  
日用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  
等帖可以吊喪問疾而瘵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編排官楊  
渾父為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  
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入官出守婺女叔禹  
送以詩有云為漢寢謀惟汲直在唐先黨只香  
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方里之別余自廢退十  
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奉館

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  
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寶以陶陸遠公  
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  
彥通字叔達作序嶽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  
遠公不與脩靜同時余曹因其言細考之十八  
贊傳遠公卒於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  
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於宋明帝  
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脩靜

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於義熙之三年丁未  
遠之亡修靜才十歲况脩靜宋元嘉末始來序  
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  
矣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  
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  
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魯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位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  
為謚者當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唐  
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澤之書乃有其三日弗

邇声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  
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  
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則未免  
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  
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  
冰自勵清每畏於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於天  
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曹文清  
公乃得此名公論為之翕然某初筮永嘉時侍  
節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  
守凡事以為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  
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父更事任已有所  
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政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攝

政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欲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鰲郡人李公鄣號跨鰲先生  
有書一編名欲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  
言曰欲倦也丁度謂字或作欲故司馬相如云  
窮極倦欲而釋者亦云倦欲疲憊也先生之書  
以欲名蓋示其倦游不歸時用也余考之集韻  
二十陌有欲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



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蹇之意不過此爾  
然說文解字先欲而有飭集韻欲胡官切從欲  
亭名在上谷饒議官切說文解字飭極虐切相  
倚飭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飭从山  
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  
十六字止是亭名別无義可取跨蹇卒於宣和  
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飭从谷亦極虐  
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卻絡皆从此俗書  
與山谷之各无別風已透切持也象手也集韻  
云課變為丸執孰等之丸恐飭之凡皆當以風

俗書與丸无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欲受  
誣曰窮極倦欲俱音劇倦欲瘦憊也而說文飭  
字徐錯通釋亦引上林賦微極受屈謂以力相  
倚角微要極而受屈也欲竭戰切飭極虐切声  
亦相近疑即飭字也跨蹇龜之書不應取焉飭之  
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飭之意耳區：雖若辭  
費詳考及此因供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  
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欲字  
而有司以為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刻於尤舒又自著書名曰  
菴書以八起數或同菴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  
二字部亟字注亟疾也从口文二下天地也又  
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  
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  
韻於去声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八声二十四  
職出此字亟菴莖經亦引上文而云或作局莖  
余君既擬太玄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  
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廿第末知莖字止  
用集韻為據惟復別見它書其下又加木則未

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声為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吏三篇近歲鄧公裔  
孫以前輩和句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  
于後時在翰苑何効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  
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旧印鑄  
於景德二平蘇鄉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以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斂

舞疑為裴是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後世皆以為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斂技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凡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暨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比柳何東鏡歌鼓吹曲第十篇李清減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現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韓公帖

國初衣前代之旧士夫隔品致教則端拜自文忠公為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休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一而中亦陵慢如此况他人乎

趙德父帖

趙德父為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  
公元名繇者而黃長睿謂及家師養書家之世  
次日景公繇者昭公子與此銘金當以亦為正  
周亦女及散亦示人名此謂仲忽以為魯公案  
者无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  
形声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周公祭  
文王之器无疑考古之雅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办之刻削窮絲髮  
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无能及者非其天性甚

寬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  
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後偶  
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迺補圖畫院祇候  
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  
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未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  
逸老為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

早聖檀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焉成是時  
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還往旧亦得其八  
僂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蓋長史素有此顛  
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  
柳軒宜亦其家耶山隨時時當紹興十一年  
間及識其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  
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  
年方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  
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愴昔為之傾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  
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觀  
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其與人名  
先而此云追薦止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  
其間以祖為但以轉為禧以薩為薛之類是終  
不教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从竹从夭而字畫不迹其義李陽冰云竹  
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

州西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笑者妙處可得  
而山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本墨戲得名於紹興間嘗以  
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  
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各所稱至隲括  
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於江濱者何  
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神誼之奇功似却靈登  
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  
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宥有邦用能保而假  
山川土田傳作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  
之遺意時方禁蘇氏李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  
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捨矣

跋字之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蕭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  
近於汪李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

辨然亦竒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六法言切韻  
滋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  
可寶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  
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田有此鈔而書  
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畧之  
有非日月之字而反取之何居如今本皆以朱  
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正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  
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  
子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  
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无能知者楷

法殊精豈亦彩鸞之苗裔耶

跋所書下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于公為最顯忠獻公為之立祠  
忠簡公為之什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記成而  
忠獻趙召碑未及建今年五十矣忠簡之子泮  
將漕江左俾某書之將登于石某為何人而敢  
與此顧惟平生慕于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  
之門功未第時受忠簡深知寶門下士也茲乃  
幸得以惡札記名於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  
相則出於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槐皆  
以畫得名於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  
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凡人未有能發明仁  
之一字子夏問仁天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  
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它何望焉自伊洛二  
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  
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

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  
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  
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  
无所惡也則曰則是當始惡之時自中元未了  
了也焉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  
不仁心无不仁此要約處不可豪厘差嗚呼此  
言旨我此論語之本体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  
貫亦无以發五峯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為說  
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季之不講  
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季者可不勉



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  
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  
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何中樂全以  
布衣寄此書自叙南郡知獎甚深蒲伏會府則  
何中也又曰經術異於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  
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於濰亦无北海之稱南  
郡亦非為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  
俱不平罔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文正書又有

謝范文正公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謂青  
州范文正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為  
大正所知二范俱曾為天章罔待制俱曾知青  
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為通守而諷已為天章  
文正知睦州蘇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  
知邵節抗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  
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來  
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材異等然則集中詩  
及書皆為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宝曰  
北海郡 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為濰州

政和始以青州為齊郡以濰州為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於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於家也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後七千餘人蓋水云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

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丙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唐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叅政莊簡李公時為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畧招潰卒於郊野厚待之以為用戚與其嗣並馬迹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畧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臣師古劉晏率兵

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臣劉為此也嘗巡城  
親以鉄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机屢矣旧嘗  
問於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婿也嘗  
言公當危時寔以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  
可必保若使人取也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  
戕无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  
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  
舍賊避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現所與給事  
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甲人忠義相勉風  
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於難父死於君子死  
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  
劉公皆任從班丞相流之孫也為之墓碑甚詳  
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為之墓表足以  
傳不朽矣侯之死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  
示惠朱晦庵跋語課東萊碑銘今復存當不為  
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示自言未八石而家  
多故因止其本吳興一日又過某曰近從臨川  
果族家遂得墓表銀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

真蹟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為書且  
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何幸乃得此  
鄙札託名於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目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 皇上初受內  
禫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后精圖治群賢在列曾  
未几時而權臣已寢孽牙其間无有敢白發  
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旧季受眷最渥  
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公在東臺同中  
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

矣三人之言皆驗於後而公尤為曲突徙薪之  
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通聯獨公不及  
見今日為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  
藁及目錄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為流涕公論既  
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於九原矣欽  
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時  
昔病中扶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於隧碑不  
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揚行密之據淮南一傳屋再傳隆演徐溫已專

政矣九年溫始進隆演為吳王而建國天祐十  
六年始即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為武義元年又  
傳至傳改元順義溫稱丞相其子知誥為左拜  
僕射五年歲在丙戌溫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  
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  
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下身歸順此正熙載投  
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  
隱高立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溫即知  
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為司空宋齊丘雖  
為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

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謚以文靖此狀雖挾戰  
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靡之體然詞翰俱勝  
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  
益忌北人多醜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嘗少  
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  
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  
云一瓶一鉢垂上老万水千山得來亦此類  
耶

跋向薊林拘偽楚檄藁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兄

人臣礼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悼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偽楚虛有其表中心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万一違君主龍天之義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教集初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至綬於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机豈此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薊林蒙規

薊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吳國及部倅

既遵行維持於前二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於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為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礼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李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為庠校當有行於規矩之外者而况家乎臨武令為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吳未艾也既以薊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

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 陛下矜念替履之旧俾待罪經  
惟寵光殊奕變无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於澄  
碧殿因獲蹤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園  
捧手從游天顏益溫余宿玉堂之直序顧謂臣  
此會不可以无紀 且亦思叙感遇之万一是久  
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 陛下賜以宸章俯同  
其韻華袞之褒下飾小已雖聖主所以優礼老  
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  
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臯陶颺言載

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  
詩而乃上勤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  
之所未有視臯陶抑有光焉僮不能勒之堅珉  
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 陛下聖孝淵奧  
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体一詩之中屢致  
意焉有曰躋民期仁寿有曰朕瘡天下肥得以  
見 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万年觴何當至庭  
祀得以見 陛下之立志若夫聲嘉謀以起勲  
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  
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經雖在田里尚庶几

見之

代仲勇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仲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後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闕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達館寓間見諸公徃來議論之餘公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陵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无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

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為之歛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高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於是得旨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土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於一時昭聲烈於万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公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玫瑰先

入集卷第七十七

青詞

四明樓

鑄大防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同侍從  
慈宮違豫未底於安平從列投誠敢伸於頌禱  
恭修淨供仰叩高真至尊壽皇聖帝恭願自  
天降康勿藥有壽備四時之氣坐迓泰和得萬  
國之躋益嚴至養

先君旭出青詞平愛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尚冀至誠

之感伏念臣父具位臣某誠向處已儉以助庶  
久无求進之心晚遂退閑之志寿凡八秩方承  
啜菽之吹竽積諸孤遽遭陟岵之痛琴瑟靡及  
視息僅存驚草哭之在辰愴慈顏之益遠平生  
素履宜得遂於逍遙空世塵緣恐尚稽於超度  
是用祓除庭宇祇設醮儀廣延十極之真拔濟  
九幽之苦集茲冥福用薦英魂恭念雲馭來臨  
星官昭列先臣受鍊尽如黃籙曰簡之言祕籍  
法名徑登鉅閣清柳之境表妍亟切追奉何窮

又小祥

昊天罔極莫報於父慈太上至仁敢于於聖造伏念  
臣等先臣具官人久更勞役終幸退休驚憂宿疾  
之俄深痛迷途之遽隔周祥奄及哀益遠於音容善  
果屢修曾未通於盱蠹平生庶儉神明必通積世愆  
尤凡心罔測詳究道家之旨要親聞幽報之彰明是  
用恭按冲科肅清私宇齋心藏事泣血陳詞伏望上  
聖頤散衆真委照俾英靈之不昧悟机会之難逢祇  
受祕章謹持妙戒煉至真之水火集既散之精神還  
復混元逍遙浩劫二九一第洎諸附度之已魂六道

四生悉逐飛昇於仙境攀號永訣感物何窮

疏意

伏以天地之德莫大於求生上聖之功最先於度世人雖已矣而道則昭然符節至靈召魂即應精神受煉晚休飛昇託妙戒以洗心然法燈而破暗今者追慕爰君之永隔絢傷同氣云云已歷奉科儀備修人事念匪僇真之降鑒何猶齋醮之圓成伏望俯聽安拆鑒觀正度集殊勲於所怙覃善利于無邊悉令鬼趣之廓清益固凡情之信嚮

母氏醮謝匾蓋青詞

闔門百口世蒙露燾之仁稽顙一心敢復勤拳之謝伏念臣妾某夙依大道晚困多艱哀我良人僅經卒哭悲哉仲子遽不勝喪疫疠方興深軫傷弓之痛旄倪交恐實懷臨谷之危死者不可以復生餘息尚囿於苟活陶壺桂釋地於華屋之方黃縮朱符藏身於北斗之下禱之于帝不候決旬並之如天於焉間步是用汎除庭宇抵按科儀共竭誠心仰伸昭報恭願上真修葢列聖居歆時序既周安用蘋蘩之羞薦香火

雖微更祈神物之護持大禍之餘他何覬望殘  
生未泯願保團樂

保安醮青詞

門戶有祥雲祚道蔭歲時既久爰啓初心伏念  
臣憂患以來既虞茲甚重累有飢寒之患慈親  
當喜懼之年頃因宵夢不寧筮占匪吉深慮鬱  
攸之氣共為遷徙之謀家既平康神新枯効茲  
以之官在通追待付行擇庚寅本舍之辰列歲  
運諸星之位即衡門而設供延淨侶以陳誠伏  
願上帝來歆衆靈就列居者行者悉除无妄之

災綏之成之用保无窮之祐

疏意

右伏以慈母年高願保壽康之吉闔門累衆欲  
祈長幼之安望天鑒之昭臨俾愚誠之上達家  
室遂團樂之樂旬塗无跋履之慮凡与禱祠悉  
蒙孚佑

丁巳本舍醮青詞

晚境投閑已街洪造屏居多病敢叩聖慈伏念  
臣某賦分数竒叨榮已甚深有滿盈之懼亟為  
退避之謀歸已四年猶竊太官之粟身无一事

尚聯由闕之班念尸素之過優致定心之不貸  
四服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而况老母年高  
弱妻氣宿併課照臨之星位敢伸禱謝之真科  
近就東偏稍營旁舍恐神祇之驚施致家室之  
未寧恭願高灵俯歆菲任光感來格頓銷疾病  
之憂道蔭所加求保如乎之福

疏右語

聖常善於救人在真經而其載福莫長於无禍  
實平日之夙心歸處家庭久饗祠祿本无他望  
敢續高真正命多灾願祈景貺

東樓畢工醮謝青詞

得兇踰涯莫放君恩之報卜居婦老仰憑道蔭  
之加伏念臣某繁圩朝紳既塵禁橐奉恭年之  
香火若將終焉掛神武之衣冠不趨足矣昨營  
陋室實倚先序敢圖召節之班寢歷改塗之峻  
以比歲金縉之賜增前時土木之二幸遽告成  
未容得謝深慮興修之際或干禁焉之秀爰啓  
熙筵以安神位所其子門之安隱先令二子以  
禴禳伏願上聖俯臨吉祥來集始有曰少有曰  
止期苟合以苟全歌於斯聚於斯是為善頌而

善禱更祈脫施早賜歸休

政府禳火青詞

比驚隣火深陞延燔亟祭願心尋欣按堵爰啓  
醮筵之肅永祈道蔭之加伏念臣某於既投閒  
晚而參預因已非夢寐所及豈謂閱歲時之深  
日不遑安自知福過乃仲春餘閏之始有正昼  
鬱攸之災駭騰焰之方興亟叩頭而致縉既蒙  
大造用擇良辰即私弟以陳儀集羽流而歲事  
恭朝高灵垂祐景福來臻老幼粗安早遂歸休  
之志遍聞俱成覆露之恩

保安醮青詞 代魏丞相

微疴有感致祠禱於高真實施所加還精神於  
舊觀敢尋前請以答初心伏念臣人蒲柳早衰  
桑榆侵逼既慙得寇之踰分且時衛生之有經  
頃冒外和嘗要寒疾人以食為分或何日而一  
食毋惟疾之憂乃終夜而十起徧嘗苦口之藥  
莫遇折肱之醫痛則呼天獨蒙神祐齋而事帝  
敢居真遊伏願宝馭下臨僊官朝列鑒獻芹之  
至意散酌水之微誠四序暄涼祈免陰陽之寇  
闔門老幼永同飽煖之歡

又

傾投霄極荷靈貺之无私祇被戶庭接真游之  
來下敢修薄然用答初心伏念臣某稟性昔時  
為貧漫仕分投心於州縣徒竊食於斗升而乃  
歷禁路之清班參公朝之几改重祿靡太官之  
粟闔門安潭府之居福重既盈人道所惡鬱蒸  
在候寢與无妄之灾老穉訪醫莫逢勿藥之喜  
爰庸懲於小己潛請命於穹昊道蔭所臨病魔  
良已恭按冲科之私少陳昭報之誠恭願奉宝  
馭於清節鑒微臣之惻惻苟遲開幕境得安日

毳之歡而寒暑四時皆免陰陽之寇在臣為幸  
過此何求

下元設保安醮青詞以下代仲舅

高戒以事帝每荷神休疾痛必呼天復蒙道蔭  
爰演真科之祕仰酬洪造之恩伏念臣某涉世  
甚難受生多病夙傾依於天道用保佑於此身  
每逢孤矢之辰必設香花之供屬當秋季弱妻  
忽苦於外瘍爰竭誠心清醮仍加於比歲惟下  
元之紀節即私室以陳儀伏願朱伏來臨仙官  
就列坐令孤迹濟歲時无妄之灾更俾闔門記

天地不言之德

奉使回程醮謝青詞

將禽鄰邦懼愆使指投誠上帝果辱神休茲咸  
遂於生還願從忘於昭報伏念臣某等頃持漢  
節遠聘燕山上下六十二人徃還七千餘里輪  
仆馬敗日有顛躋之憂寒窮歲殫人懷跛瘃之  
苦荷圓穹之庇覆賴中國之威靈竣事而歸交  
口相賀是用即琳宮而陳薦按琅笈以宣儀伏  
願朱仗來臨僊官就列就此日頻繁之供佑兩  
朝金石之盟允與傳祈咸均福祉

森秀菴畢工醮謝青詞

頃歲悼亡因作首丘之計一朝竣事敢忘荐藻  
之誠既不負於初心尚有祈於洪覆伏念比  
遭伉儷之戚適當行役之餘僅返故山徑謀吉  
卜悵流離之三載喜辛苦而一歸爰鳩象工以  
奉寗窳斧斤全集不元神物之震驚奮錘交馳  
或犯陰陽之拘忌今則新阡既就喪制告終會  
微臣奉命之辰演寤士冲科之秘恭願屈臨真  
馭拔濟幽靈俾記休於山阿獲游神於帝所更  
憑道蔭加惠孤縱



仲舅九幽青詞 代表弟

陟岵纏悲不勝楚痛叩闕請命仰冀矜哀伏念  
臣父具位臣某生幸逢辰心常奉道願出藩入  
從之文惟濟人利物之尚仁及親姻義周鄉黨  
雖居同事通隧衣冠而帰然既寿且康屢膺綸  
綍之宥在人情或謂无憾於子道豈云有終痛  
已至於聞安變俄生於不測於襁靡及藥石難  
施弗啻瞬息之間遽隔幽要之莫攀号罔極罪  
罰何堪念九<sub>、</sub>之年曾莫逃於定數當七<sub>、</sub>之  
日用恭演於真科爰伏勝因以資冥於恭願<sub>、</sub>

高灵来下裏悃潜通六道四生賴法力咸蒙於  
煉度三清十極俾先臣得遂於逍遙几預禱祈  
均霑福利

禱早青詞以下代永嘉背

上天至仁偶陰陽之盤下土無告爰伸疾痛之  
之呼伏念微臣来官及郡僅更月餘已告旱灾  
謂書生竒蹇之宜然自當順受謂吏治拙疎之  
致此民則何辜日深焦槁之憂備奉禱祠之与  
神灵咸格雖粗獲於幽通天聽未回恐難逃於  
常數是用拜章真字請命皇穹恭願歆蘋蘩之

誠開稼穡之室雲軒風馬盡從列聖之遊電熾  
雷車驅起曲山之雨少救民生之急終修歲事之  
成

疏意

伏以仲夏以來亢陽為害下曰近水南殫灌溉  
之勞高猷限山坐見留衣之瘁如江望之憧藝  
若海氣之薰蒸農功欲就而可憂雨意垂成而  
輒止赫日益增於焦槁興風時肆於飄颻又虞  
芭屋之居或有火災之變禱祠未放震懼靡容  
惟仰叩於九閭庶少兼於千里尚期洪造俯念

疲民大旱為霖洗鑠石流金之虐豐年多黍見  
崇墉比櫛之餘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謝雨青詞

四明樓

鑰大防

驕陽為虐方懷赤地之憂甘雨應祈實籍皇天之賜敢陳菲供仰答初心重念海邦夙蒙道蔭斗柄外指久安城郭之居華蓋橫陳深閼山川之秀在東南為全盛之地故民物多盈滿之災年方賴於屢豐旱忽驚於已甚嘗憑寐士恭禱靈秋沛為三日之膏霖尽起四郊之嘉穀爰依淋字敬演瓊科上以酬莫報之恩下以成將來

之福恭願九霄降鑒八表合同蠲愚俗之愆尤  
洗陰陽之繆盤自今以始咸與惟千倉萬箱遂  
有農夫之慶五風十雨永儲鄉國之休

人曰設醮青詞

春陽伊始頃品彙之咸亨天聽不違冀忱衷之  
可達眷惟茲土素号名城上緣累歲之災傷浸  
有西邦之氣象微臣假守道蔭曲加日雨日暘  
禱而必應多忝多稔幸此少康然念方蟄而雷  
恐陰陽之未順歷冬不雪慮疫病之或生茲  
王正迺涓人日即黃堂而展事披玉笈以陳儀

用徵福於斯民以折禱於所歲伏願璇霄夙駕  
瓊侶來游回千里之和風掃頻年之冷氣人情  
安泰永消愁恨歎息之聲農事順成無有水溢  
旱乾之苦

疏意

伏惟比年以來此邦多故飢饉疫病民用弗堪  
旱潦火風人實无告雖幸去冬之安靜莫知新  
歲之皇由无寒暄不齊憂氣序之非正而愁嘆  
未免慮陰阳之或乖志事而祈于今敢後是用  
汎嚴公宇祇集道流于今月十七丙子之辰設

醮一百二十分位伏願歆蘋蘩蕝藻之薦鑒齋  
戒沐浴之誠赦愚倍之徃愆回海隅之叶氣麥  
禾充廩田里息肩凡預禱祈咸臻康樂

禱禳風潮青詞

風烈必變亟叩元真天聽下達遽彰妙感惟茲  
阻山帶江之地間有折木斧居之災千里病之  
一紀于此春向先卜既飛靈之有祥社以為期  
果狂風之大震暴尔几於歷日飄不至於終期  
仰憑道蔭之加遂息人心之恐迨望日月盈之  
候實比自潮溢之時海戶傷弓或作登山之避

農天釋耒居有偃禾之憂帖然不驚坐以无事是用  
汎濶邃宇敬演冲科固知大道之難嗣尚居高陵之  
下鑒庶令罷俗咸帶洪休万户千門俾人人而康樂  
五風十雨冀歲以豐登

郡治禳火青詞代天台守

叩頭及火事豈田人仰首呼天言猶在耳因舊戶告  
新之政報上蒼救物之私伏念臣公庸陋無堪拙誠  
有信比舊臨選來試蕃宣惟吏道之未閑賴神靈之  
有助春耕伊始當憂國以願封夕惕不遑思為民而

祈福自去再捕焚之際念中人奔命之疲默禱方懸  
延燔既息顧之符而至此豈薦藻之敢忘爰即琳宮  
敬宣瓊羅恭願高真歆鑒大道矜慈年穀順成喜見  
曾孫之稼閭閻寧處祈消回祿之災凡厥有生言之禱

未祖母九幽青詞代二封

陟屺纏悲莫贖終天之痛叩闍脩禱歷寬長夜之思  
伏念臣某人久處人寰頓依道蔭方當生前瓦恙之  
日預為自後至深之謀雖一旦音容之遽亡而順耳  
六簡之猶在爰因齊祭儼万象以森羅振

九原之壅滯母氏聖善杯捲之津猶存天監高明賅  
蠶之道不遠伏願星官下墮雲馭來福受煉朝真默  
相慈顏之超度垂休積羨敢為嗣子之私圖稽首祈  
哀叩心請命

汪氏從姑保安醮青詞

客路驚憂屢遭洪造婺居寡藐敢負初心伏念臣妾  
生則多艱晚方有托良人分薄十餘年甘旨之同末  
官途勞二千里驅馳之後還鄉未及敢姦已深加秩  
女浮作危重寸心之震惕俱嘗譜命賴已到家禱施

之初盍棺遂已追痛卧病綿綴之際犹勤依干飯依  
之心方旅櫬之既安亦寓居之初定併陳二醮仍薦  
九出上以資原衣之超昇下以祈闔門之安穩恭念  
歆蘋蘩之菲供鑿蟻蟻之微誠拔濟成兔遂旋跡於  
真境保全衆口供粗適以餘生

景孟曰奉使還醮謝青詞

璇及九重敢必忱衷之達輶車万里卒蒙道蔭之餘  
爰存初心虔脩淨供臣等敬將上命遠使虜庭奔走  
風塵固豈辭於艱險馳驅原濕亦深懼於顛躋遠屯  
改轅苟事无乏既遂生還之幸敢忘昭報之私伏願

天馭下臨星官就次散此日蘋蘩之薦佐向朝金石  
之盟凡与禱祠咸膺福祉

九出青詞代表弟

自古有死獨我父之痛深惟天盖高惟誠心之應達  
敢傾哀訴仰叩上真伏念臣父某生无母慈長有家  
難羈单无状流落儿年特伉志之不几期奮身而有  
立一入太孳蚤遂橫翔三仕中都率非善去玉阳自  
奉天下由怪其奢孟軻能言外人皆称其好疾惡不  
避賈诤更多退雖无以自存後或可以他望禍生所

忽疾祕不明初驚食指之傷遽徹左眼之慘英爽蓋  
棺而遂已今竟何之孤嫠瀝血以長號悔將烏及追  
念生前之素願敢遺身後之食言事至有三時更終  
七差併修於淨醮用轉薦於幽塗恭願時鑒忱衷俯  
聆寃痛將使寃家詛語蒙法力以消除口過自非遇  
天恩而蕩滌徑迨冥漢永得逍遙尚令苦懷之餘免  
擠溝壑之苦

季舅九幽青詞

无父何怙莫酬生育之恩謂天蓋高敢陞哀訴

之懷伏念臣父具位某稟資疎直奉職公廉宦  
游備歷於靳心家食弗營於生業晚猶未格幸  
分溢浦之麾余實向衰幾卧淳積之疾僅更十  
月之久曾靡一朝之安以法令而為師粗知無  
媿飾厨傳而稱容誠百不執諉前既行禍机隨  
弁豈期歸路遽缺終天闔門化切於攀號伏觀  
屢遭於阻滯甫到家之淡日驚卒哭之在辰依  
道教以追修同母親而附度按黃籙垂科之典  
求朱陵受鍊之功恭願洞鑒哀衷俯歆淨供拔  
冥途之憂趣蕩宿世之徃愆仰覬慈親俱逍遙



於真境更教善利廣霑句於羣生

疏右語

太上慈仁垂金闕度生之籍真科深妙著玉璽  
盟真之文拔濟群迷悉超苦趣茲延寐士仰會  
高靈幸醮式之苦圓諒孝誠之昭格願孝妣俱  
蒙於煉度庶雲霄各遂於超昇仰謝天恩少伸  
子道

馬氏達黃籙醮青詞

太上垂慈著金闕度生之籍下臣譜命陳玉璽  
盟真之科竭媿媿之微誠修蘋蘩之淨供仰祈

洪造俯照丹衷伏念臣痛念慈親掌伸訴願言  
猶在耳遽纏風木之悲孝款寧神忍視柱國之  
澤遂同群從俱弁信心延寐士以合謀按灵文  
兩藏事棟宇器用則深圖蠲潔威儀特簡則務  
極精爰闡教於九：篇備進德之言建壇於七七  
日晝夜之久用以容據先志裏對上灵大開受  
煉之門廣濟蒼生之衆近則闔族親姻之黨施  
及同時附度之人或飢饉疫疠而致无辜或水  
火天橫而沉苦趣雖曰宿業咸遇大斋洗滌罪  
愆超登心淨於以資母氏飛昇之薦于以明道

家拯護之仁恭願旣馭下臨星官就列歲神密  
通盱壘潛通教曠蕩之恩空鄂都之滯獄拔出  
冥之境清岱嶽之羈魂三塗五苦咸與維新六  
道四生賜之更始照痞所暨福利惟均

城中禳火青詞

救焚既定高便扇赫之虞請禱日繁蓋幸拔除  
之禮敢躬祈於帝所庶永息於天災言念此邦  
久允異變比有融風之甚遽遭謗火之驚烈焰  
長煙陡若雲地之起連覺接棟忽為瓦爍之餘  
豈惟戶駭而人哀真是神焦而鬼爛憂惶無所

來有叫號幾不忍聞雖一時幸免於燠隨而萬  
乘未忘於夢愕眷鄭國曾禳於回祿况宋人亦  
祀於盤庚爰集羽流大開瓊笈即三亭之宏敞  
盡五日之精專恭願天鑒斯臨僊班就列作炎  
官之熱屬毋使復然驅南海之凶刑亟令遠伏  
保公私而俱泰挽凋瘵以圖全凡與禱祠悉蒙  
祉佑

疏右語

大遂无私物常善救凡民有敬天其必從矧茲  
禳禱之修祈免鬱攸之孽冲科既演景覲旋臻

願銷語：出：之祇永息燄：災：之害仰資  
法力益奠民生

從子伯時九出青詞代諸子

先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敢叩難謀  
之造欲伸駒犢之慕輒效蘋蘩之羞伏念臣父  
某賦性謙恭居家孝友律身而事无過卒沒出  
而人不聞言周官某之素優意宦途之可望復  
嬰沉痾遂棄諸孤歷數平生疑无媿怍尚虞宿  
障未測升沉有叔弟以先亡亦慈懷之所痛敢  
因卒哭併預追脩願列聖之垂慈深委竟之受

練三清聖境陪僊馭以逍遙六趣群生尽冥途  
而超度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